

2



诺贝尔文学奖文集

Collections of the Noble Prize for literature

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1908年获奖

[德国] 鲁道尔夫·欧肯

Rudolf Eucken

创造进化论

1927年获奖

[法国] 亨利·柏格森

Henri Bergson

李斯◎等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诺贝尔文学奖文集

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ALBERT CAMUS
1913-1960

创造的意义

ALBERT CAMUS
1913-1960

1954年

ALBERT CAMUS

B516.5

3

2006



诺贝尔文学奖文集

Collections of the Noble Prize for literature

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Renshengdeyiyiyujiazhi

→ 1908年获奖 ←

[德国] 鲁道尔夫·欧肯

Rudolf Eucken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德)欧肯著;李斯等译. 创造进化论/(法)柏格森著;李斯等译.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9
(诺贝尔文学奖文集)
ISBN 7-5387-2173-8

I. ①人... ②创... II. ①欧... ②李... ③柏... ④李... III. ①哲学—德—近代 ②哲学—法—近代 IV. ①B083 ②B516.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5578 号

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创造进化论

作者	欧肯 柏格森
出品人	张四季
选题策划	陈琛
责任编辑	陈琛
出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130021
电话	总编办:0431-5638648 发行科:0431-5677782
网址	www.shidaichina.com
印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本	700×1000 毫米 1/16
字数	540 千字
印张	15.5
版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1.5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诺贝尔文学奖文集

Collections of the Noble Prize for literature

《普吕多姆诗选》

《卡尔杜齐诗选》

《吉檀迦利》

《罗马史》

《超越人力》

《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

《米洛依》

《大帆船》

《利害攸关》(另附《女当家人》)

《你去什么地方》

《基姆》

《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创造进化论》

《尼尔斯骑鹅旅行记》

《倔犟的姑娘》(另附《葡萄园看守》)

《耶恩森短篇小说集》

《无形的来客》《盲人》《七公主》《青鸟》

《织工》《沉钟》

《国王的人马》(另附《海顿斯坦诗选》)

《明娜》

《乐土》

《母亲》

《奥林匹斯的春天》(另附《梦中的佳丽—伊玛果》)

《卡尔费尔德诗选》

《土地的成果》

《诸神渴了》

《叶芝诗选》

《农民们》

《人与超人》《圣女贞德》

《克丽丝汀的一生》

《布登勃洛克一家》

《巴比特》

《福尔赛世家》

《伪币制造者》(另附《窄门》)

出品人：张四季
选题策划：陈琛
责任编辑：陈琛
技术编辑：赵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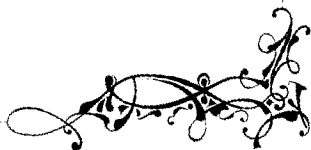
装帧设计：
Tel 13311332773 Z.q1980@163.com



得奖评语

Collections of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他探险求真理的热情、归纳思想的能力、纵览八方的视野,以及他的多数作品对理想主义人生哲学的充分阐释。



颁奖辞

*Collections of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瑞典学院诺贝尔委员会主席
哈拉德·雅恩

阿弗列德·诺贝尔在各国竞争的激烈市场与国际贸易中，虽有辉煌的事业，却仍然发觉到近代科学文明发展带来的内在矛盾和危机。他知道，人类需要帮助，因此他认为，投资的最佳途径，借他遗嘱的话说，就是善用利息来支援那些将来可能“会给人类带来莫大利益”的人。

他知道，人的工作成果有表里两面，也看到这成果带来的工具和武器，但是，为了人类的发展，他毅然走着自己的路。他知道，自己的发明会被胡乱用在军事目的上，所以只要对世界和平有益又有前途的努力，不管是何种努力，他都愿意加以支持。可是，我们的文明充满了争端，可以作适当的运用，也可能遭到恶用；文明可为善，亦可为恶。追求名利的人如何能分辨清楚？

尽管有此必然的矛盾。诺贝尔的主要关心点仍然指向知识领域。他是精通英法语言和文明的世界主义者，他所关心的是统合艺术与科学，亦即统合严密的自然科学和博爱主义的文学。而且，他想从财政上支持有益人类的发明与发现，给科学注入活力，同时也对文学表示博爱的关切。因此才为“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作家中特别杰出”者设立一个奖。

阿弗列德·诺贝尔受维克脱利·李德保^①的诗与哲学中蕴含的世界观影响甚深。他知道理想对人的心灵有何意义。他知道，对创造并维持文明的意志、耕耘收获的意志、在这苦难与黑暗的生命中开辟出通往黎明与和平之路的意志、理想都具有莫大的意义。这类理想以无限变化的形态出现，以加强人类互相扶助的意志，由此产

^① 李德保（Abraham Viktor Rydberg 1828—1895），瑞典诗人，除抒情诗与小说外，亦有天文学、神学方面的著作。主要著作有《最后的雅典人》（Den siste Athenaen, 1859）、《刀匠》（Vapensmeden 1891）等。

生的作品，不管是诗人的灵感、哲学家意欲解开性爱之谜的企图、历史家所写的传记、学者或作家以理想为自由独立模型的著作，都可以说是阿弗列德·诺贝尔心中所描绘的文学。这种文学会利用艺术与科学提供的素材，显映出理想的真理，而此理想本身却不含实用性。人类从这类文学应可获得“莫大利益”。这类文学的创造与形式跟理想一样，多彩多姿，而且自由新颖。

基于这种见解，瑞典学院将诺贝尔设立的文学奖颁给欧肯教授，我想很符合阿弗列德·诺贝尔的遗志，因为鲁道尔夫·欧肯教授这位现代最杰出的思想家“热切追求真理，有贯通思想的能力，广阔观察，以及在无数作品中辩解并阐释理想主义的人生哲学时都流露出热诚与力量。”

欧肯教授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在哲学的若干领域内发表了意义深远，颇有贡献的见解。教授的著述活动，随着教授的哲学本行，日益增加其一贯性与涵盖性，带给了我们更多的重要著作。最近更发表了引导我们了解教授最完整思想的著作。由于教授意图解决现代文明最迫切的问题，大多数人可以从中获得平易有力的解释。教授现在也想给成熟的思惟以决定性的形式。而且，在这些著作中到处都可看出无数新理想，预期在最近的将来将会以完全的形式展开。

在此，由于时间所限，我无法详细说明欧肯教授作为一个哲学家多方面的漫长经历；而且对教授专攻的领域，我也大半一无所知，这问题对我而言实在是沉重的负荷。我只想概括地谈谈教授对其“世界观”历史基础和历史过程意义的见解。欧肯教授认为历史对他的哲学有决定性影响。引导教授走上哲学之路的是文献学及历史学研究。教授从年轻时一直都认为人的实际生活与社会经历比思考分析所得的抽象概念更有意义。可惜，我们为了明确描述教授在思想上的主要成果，只好省略掉许多有趣的层面。

今天，不只在德国，就是在过着比以前更自由高水准文化生活的各国，理想主义也满怀信心，日益抬头。现代知识生活中的理想主义与以前的理想主义已相距甚远。以前的理想主义是指半世纪前随黑格尔雄伟体系一起崩溃的伟大架构。现代的理想主义则是一种尝试，尝试借大胆的辩证法从抽象范畴中引出裨益生活与社会的无穷财富；尝试把所有文明及对人性的探求划归完美的思想体系支配。可是，精密调查后却显示，这种尝试已超越了依哲学探求真理的界限，而且同样迅速的转向独断的唯物论。

我们瑞典人甚至在辩证法绝对主义的鼎盛时期也知道：波斯特雷姆^①曾将他逻辑性的批评指向绝对主义的基型。他借回归原初在国内外做的论点展开不同的展望，迄今在这个国家仍有他的支持者。他的论点跟欧肯教授在他著作中所展开的论点有显著类似。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两者都是某基本形态的代表人物。换言之，

^① 原注：瑞典十九世纪代表性哲学家；岛布隆拉大学教授。



他们体现了自文明的最古老时代以来——虽曾一度衰微——面对泛神论的抽象与唯物思想的威胁，仍维持其活力的一种基本形态。不过这种基本论点的一致并不排斥独特的个人见解，反而更促进了他们个人见解的开展。而且，哲学的任一部门都不像现实的理想主义那样描绘出鲜明轮廓。与其说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受此理想主义导引，才指出哲学是固定的教义，倒不如说他们因受此导引才认为哲学是为了探求真理。这种无厌的探究，不论方法如何，在任何时代都是哲学的特征。因此欧肯和波斯特雷姆方法虽异，却都达到了共同的目标。

欧肯教授自青年时代以来即重新评价外在与内在的经验，并且谨慎、忙碌、毫不懈怠地不断从事哲学研究，意图在那大胆的哲学体系崩溃后，再度寻获坚实基础。哲学蕴含着种种期待，也有种种过程。其口号有时是“回归康德”。那个伟大的形上学的偶像破坏论者^①有益于建立了一个彻底研究人类知识极限的范型。他依据坚实的道德基准宣称永恒理性王国的成立。人们对他这种宣言虽犹疑逡巡却仍然倾耳细听。有人尝试将哲学和近代科学的压倒性进步结合，或者向近代科学的前提与方法提出独特的质疑，借此为哲学奠下稳固地位；也有人尝试用观察或实验，显现、阐明人类心魂的秘密；而且也产生一种希望，认为这类探求会跟发现肉体存在与精神存在的适切关系相结合。

欧肯教授精通这一切的学说，但是他主要的研究领域却是就那些与文化进化及变迁相结合的思想主流，从历史观点批判地追踪其源头与过程。他和这研究领域中的许多先驱者一样相信：对传统没有正确的关怀，就不会有真正的进步；就哲学史而论，许多哲学体系像万花筒般旋起旋灭，其原因即在于不关心传统。正如欧肯教授经常强调的那样，如果哲学不能与其他科学同样成长，并且持续地讨论同一问题，使之发展，如果不认为每个哲学家都要重新从头开始，以同样方法为其他的哲学家取代，哲学就不会有连续性。

除了这领域内的论文和随笔之外，欧肯教授 1878 年已经发表他最早又极具概括性的方法学成果。教授在《现代的基础概念》中论及从古希腊罗马哲学、士林哲学以来到现代的共同概念之起源、表现与发展。例如，就概念用语而言，他提出“主观的”与“客观的”、“经验”与“进化”，“一元论”与“二元论”、“机械论的”与“有机的”、“法”与“个性”、“人格”与“性格”、“逻辑的”与“实践的”、“内在的”与“先验的”等等。教授不仅关心这些用语的定义，也希望用阐释——借用教授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以“时代之镜——概念”来记述某一时代的主要目标与形态。逐一详细斟酌后，对象就会显示其轮廓。就今年出版的第四版来说，所论的范围很广，对现代文明所具有的种种矛盾亦加以彻底批判，因此本书书名也改为‘现代的精神思潮’。其实，本书作者在此已拓展他的基本论点，所以由全书的错综

^① 指康德。

丰盈中探寻教授的见解，实在是一件很有益的事。

如果一个思想家站在这种论点上思考人类文明所具有的各种永恒疑问，大概马上会发觉不能漠视这些疑问彼此间的紧密交互关系，甚或不能将这些疑问限定在认识的问题上加以解答，这些问题确实一再交互冲撞。这是涵盖整个人存在的问题，会影响对其重要性极其敏感的个人，也会刺激整个共同体、整个时代的改革力量。企图追索这些问题内含的鲜活的根源性角色，可以了解人类精神史的梗概。这种意图除了分析相争的义、学派、派阀之外，也有助于唤起并扩大哲学的关怀，欧肯教授已在从柏拉图到现代大思想家的人生观（1890）中开始着手进行。这本著作已发行七版，曾增删修改，不仅可以证明欧肯教授探究的深广，也证明了他整理自己思想的能力与文体的圆熟。

欧肯教授在他的若干著作，如《为精神生活内容而战》（1896）和《新人生观的基线》（1906），更在大家所熟悉的《人生的意义与价值》（1907）和《精神生活哲学入门》（1908）中，开展自己的哲学。最后举出的著作更巧妙、平易地叙述了教授的见解。

最近，欧肯教授在《宗教的真理内容》（1901）和《现代宗教哲学的主要问题》（1906）中注意到宗教问题。后者是根据他在耶拿大学夏季神学讲习班的三次讲稿写成。今年，教授在一篇论文中表现他对历史哲学的见解已到了某种程度。这篇论文是他庞大巨著《现代文化》的一部分。据最近这部著作所示，教授目前似乎计划彻底探讨伦理问题。

这项有意义的计划，使教授对历史的洞察力以及对人生各种力量的独特见解与历史证据发生关系，已远超过高估或误解历史内在意义的浅薄态度，展现出他自己的立场。这种浅薄态度往往牺牲了对真理毫无偏见的热情，在本世纪历史中是极其常见的。

欧肯教授更在历史主义的讽刺画中看出对文明的某种威胁。历史主义一方面意图将所有坚实和较崇高的目的引入相对性的漩涡中；另一方面则有助于许多意图，这些意图是想将人类所有发展和业绩结合在自然主义与宿命论的因果关系中，以限制、扼杀人类的意志。可是，与尼口正好形成对比，欧肯教授反接受永恒主权的道德律束缚，不相信主张权力意志高傲的个人权利或能力。欧肯教授认为，从自然的表面强制和历史因果锁链造成无路可逃的压迫中要求解放我们人类的，并不是个人或个别存在的超人，而是自觉与宇宙知力相调和而形成的强烈个性，因此这是极富独立性的存在。

无论在历史或在个我的存在中，人都拥有较高层次的生命（人生）。这生命并非自然而然产生，是存在自己内部，经由自己而实现；是现实上超越时间，但须在时间显现中才能出现眼前的精神生活。所有真正的发展皆源于“实存”此一基本原理。人越参与知识生活越能获得超越时间变迁趋于永恒的力量。这种永恒的生命才是真



理的王国，因为受到限制的真理，不算真理。同时，这也是生命力的大统一体，外表看来虽然超越这个世界，但却在此世中为我们、甚至经由我们，发挥其影响力，这并非乘坐神秘或逻辑的想像之翼，而遁走的观念性空中楼阁，而是以洋溢的生命力将“非此即彼”带给我们整个人格的意志选择。换言之，就是将高层次生命与低层次生命间不断的战斗带给人类的意志选择。

历史乃是人类在这战斗中胜利与败北之镜。换言之，是自由的人性主体应归于自我决定的战斗过程之镜。因此，没有一种历史哲学可以预卜此战的未来。就以我们当做遗产继承的文明来说，也不是它本身会继续存在，而是因为我们进行以精神生活为目标无休无止的个人战斗。只有这种个人战斗，才能使对道德与艺术的努力、政治与社会上的工作正当化，获得支持。

欧肯教授说：“功利主义，不论采取什么形态，都跟真正的知性文化不能并立，而且相反。任何知识活动如果不以其自身为目的就会堕落。”欧肯教授对艺术大为赞美，至今仍极力提倡，但是对唯美主义却严肃地站在反对立场，他认为唯美主义“会感染那些一味反省、喜爱愉悦的快乐主义者”。“尊敬自己及其作为的艺术不会非难伦理性。最崇高的独创性艺术家几乎都不会信奉人生的美学见解。”我们的卢奈保^①恰是合乎教授心意的诗人，因为“对道德价值的冷漠或傲慢的排他态度与他毫无关系”。只有孕育了真正丰富知识生活文明的民族，才或多或少对人类有所贡献；只有那些为了“转量为质”，将前途放在永恒生命的启示，而不放在行使物质力和武器的无谓努力中的民族，才对人类有贡献。永恒的生命在有限的暂时性存在中经常会继续成长。

形上学有时会从概念上表现出接近真理和生命的无限王国的事象，欧肯教授并不拒绝这种形而上学，可是，他并没有完成永恒体系，也不希望这样做。教授的哲学，就像他自称为行动的哲学一样，本来就是各种促使人类进化之力的运用，因此与其说是静态的，不如说是动态的。我们大概可以把教授看做今日的典范与应需要而出现的“文化哲学家”。

欧肯教授——您的“世界观”内蕴高远广博的理想主义，在您众多而又广泛流传的著作中已强有力地表现出来，瑞典学院把今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您，十分恰当。

瑞典学院满怀敬意，由衷地向您表达赞赏，并希望您今后的工作产生出更多裨益文化与人性的丰硕成果。

^① 卢奈保 (Johan Ludvig Runeberg 1804—1877)，瑞典诗人，出生芬兰的浪漫派文学代表人物。著有《旗手史托尔的故事》(Fänrik Ståls Söner 1848)、《萨拉蜜斯的国王》(Kungernepå Salamis 1863)。

宴席上，哈拉德·雅恩用德语直接向欧肯教授表达庆贺之意。他谈到杜林根，更提及德国人文主义的中心——耶拿大学，还谈到瑞典改革史和这所大学的关联。欧肯教授应其要求，热切地沟述他所探究的理想主义，并向瑞典与瑞典学院表示谢意。



欧青

自然主义乎？理想主义乎？

人类历史中有非常古老又常新的疑问。这类疑问所以非常古老，是因为任何生活方式都会有一个对这疑问的解答；所以常新是因为构成这类生活方式基础的周围情况不断变化，在危机存亡阶段，周遭情况一变，几代以来视为当然的真理就变成了尚未解决的问题，而产生出矛盾与困惑。

这类疑问之一就是今天要讨论的自然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显著差异。这两个用语，古已有之，但其意义却朦胧难明，因而产生了严重的误解。然而，只因为怠惰，我们还是勉强使用这种流行语辞，即使不太妥当，这两个用语的背后，仍掩盖不住明确分辨人性的大差异，这差异跟我们面对整个现实的态度和支配我们生活的工作有关。换言之，即与下面的疑问有关：人是不是受自然左右？人在本质上到底能不能超越自然？人与密切不可分的自然之间，有极紧密的关联，这是大家都同意的。但是，人的整体存在、行动与痛苦是不是受这种关系左右？或者人是不是还有另一种导引人类进入新现实领域的人生？这问题过去曾一再讨论，现在依然在激烈论战中。前者表现了自然主义的立场，后者则表现了理想主义的立场。这两种主义在各自的目的与追求目的的方法上根本不同。因为，如果人有另一种人生，只是想像中的事，那就必须从我们的意见与制度中去除其痕迹。而且，我们似乎应该以人与自然的紧密结合为目标，努力使人生所具有的自然特征纯粹化。这样，人生才能恢复与不应分离的真正起源结合。可是，如果承认人的内部有超越自然的新因素，我们的课题大概就是尽可能强有力地支持这因素，让它和自然形成明显对比。在这情况下，人生在新因素中居中心位置，并从这观点注视自然。对自然之态度所显现的这种差异，已经极明确地展现于精神在这两种主义体系中所居的位置。当然，自然也与精神生

活有关，而且在许多方面对人生都有深密影响。可是形成精神底层的自然性人生是外在的，不能超越自然的物质领域。其目的乃在于维持肉体的生命。人所具有的比较高等的心理作用、聪明以及应变的才能，可以弥补人类所无的能力，如动物所具有的优秀本能，——强壮、动作迅速、感觉敏锐等。然而，就是在这极端方面，生命也没有目的和内容，只是分散点的集合而已，这种生命既不会与生命内部的整体合一，也不能构成特有的内在世界。这种生命所含的动作决不会指向内在目的，只朝向维持生命的功利目的。依其目标而言，自然主义只要人的生命合于自然的形式。另一方面，理想主义则想让人内部存在的本质面显露于外。依理想主义来看，没有共同性的生命现象，会在涵盖一切的内在世界中联合起来。理想主义同时也要求人的生命（或生活）受其特有的价值、目标以及真善美支配。从这观点而言，把所有希望都推向实用性这个目标，对人是一种难以容忍的侮辱，同时也是对人的伟大与尊严的一种叛离行为。这种思考方向不同，又互不相容的态度，看来似乎无法找到共同点，但是我们已经被迫做两者择一的选择。

由于对生命机构的观点发生变化，选择的问题也随着呈现出新面貌，因此目前就这选择来说已表现明显的分裂现象。几世纪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于观看眼睛看不见的世界，并且以看得见的世界与看不见世界的相关程度来定其价值。依照中世纪的看法，人的落足点是先验世界。此世中人，只是到彼世的旅人而已。我们无法看透那世界，那世界也不允许我们有活动的自由，去完成我们的目的。在基本上，那世界也不支持我们。这样看来，自然属于人类冒险也要与之交往的较高层次的领域。培特拉尔加登上梵杜山，为阿尔卑斯之美欣喜异常，却对被造物发出了这样真诚的怀疑：这种欢喜对造物主并不公平，荣耀只能归于造物主，不该从造物主夺取这种荣耀吧？于是，他在宗教的气氛中求取心灵的平安，而寄身于圣奥古斯丁，得其庇护。

这种情况现在已经发生变化，我们重视直接经验的世界，四周的许多事物也有助于把这个世界完全变成我们的家。科学在这动向中扮演了主导性的角色，也使人和自然的关系更加密切，结果不仅丰富了我们人生的某一层面，也形成许多可以深刻影响整个人生的新刺激。前一时代主观思辩的思想不能阐明感觉，也不能迫近事物的本质。自然的数学法则则是喀卜勒这个天才最先加以公式化的，从发现这法则以后，还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认识自然中有一无可置疑的法则。而且，意欲看出自然本相的尝试最后还是失败，虽然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所具的力量，助益于福祉的提升，毕竟还是失败。盛行的技术开发与其说是基于优越的洞察，不如说是偶然的結果。笼统地说，人类对自然仍旧处于毫无防备的状态。差不多在一个世纪前，人类对此依然毫无所能，显得软弱无力。在那大诗人和大思想家辈出的时代，要克服自然的障碍，一定费了极多的时间。旅行一定很不方便，邮政也相当麻烦。想到这一切，由过去的历史来看，现代简直变化得难以想像。从十七世纪以后，科学与



科学知识的累积变成了十九世纪丰硕的成果。由于阐明司掌自然过程的每一因素，追求萌生此一过程的基本原因，再把这一切产生的作用演化成简单的公式，并且为了结合分离的事物，导进进化思想，科学的探求才让我们把自然拉得更近、更能直接去经验。同时，进化论也显示人依存于自然。人因为在自然中把握自己，自己的本质才更明晰。

概念的变化系伴随人生的现实变化而生，技术吸收科学的成果，使人和环境的关系进入划时代的新境。在前一时代，人在此世所居的位置，在本质上是确定不变的，因而必须依照蒙昧无知的命运或神意甘心承受一切。人即使能够或希望符合自己的要求减少受害，也无法跟祸害进行公平的竞争；既没有根除祸害的希望，也无法使生活更丰富、快乐。可是，现在，我们相信，只要略为努力，就能提高生活水准，也相信理性逐渐趋于支配地位，荒谬权力导致的专制会失去其立足点，同时基于这种信念而付诸行动。人又感觉到胜利和创造的意欲。即使人类的力量仅限于瞬间，这瞬间也是绵长锁链之一环。前一时代不可能的事情在我们的时代已见其实现。我们现在已经亲眼看到非常艰难的事都被巧妙突破，进化看来似乎没有极限，生活丰富得难以测度，这对人是一种魅力，也是一项挑战。

社会不仅要少数秀异分子，也要整个人类得享技术发展的果实。基于这种社会要求，技术发展愈发明显。这要求是一全新的问题；换言之，由于需要庞大的能源，发生新的纠纷与显著的差异，今后才会产生加强这方面的工作热情，并丰富其意义的问题。改变环境，会成为人类的生活目的。因此，人生似乎只有与事物发生关系时才实在。人类已经不需要追求高尚的目的，并为实现这目的逃往看不见的世界。

这种事实很明显。围绕我们四周的物质环境和我们跟它的关系，表面看来已出乎意外地重要。任何哲学或源于哲学的行为方式都必须把这事实考虑在内。可是，自然主义超越了这事实，因为自然主义认为，人类因为与世界互相关联才完全被限定，而成为自然过程的一小部分。这论点跟以前必须小心斟酌的论点并不相同。因为历史告诉我们，事物原初的均衡因革命性的变化而崩溃以后，我们的判断很快就发生动摇，迷失了方向。由于有人无法自己处理错误和激情，事件或意见遂有了争端。同时，把事实和事实的解释分离，也成为一件很要紧的事。自然主义把某事实编入原则时，需要严密的调查。但这主义认为，人类生活整体因与自然关系极其密切，才受自然支配，从而也要与此相应来调查所有的价值。

人生极限的主要议论并非主观思考的产物，乃由分析现代动向本身而来。这动向的出现与经过表现了一种智力。换言之，即使凭智慧与技术支配自然，也只显示人仅为自然的存在而已；这样解释，已表现出一种智力，证明某种生命状况无法解释，因为人越与自然关系密切，越显示自己优于自然。如果把人看成自然的一部分，人的生存大概会成为不相统属的孤立现象。而且，所有的人生都由外在世界而生，

依存于和外在世界的接触，并且找不到由整体人生或美好的统一性支配的活动余地，也找不到人生内在的一贯性的正当理由，甚至会丧失一切价值与目标，实有性势必归于现实性。可是想到人类的行为，其中又含有完全不同的面貌。

现代科学并不是知觉能力逐渐增加的结果，而是与一切蕴积的知识逐渐分离的结果。一般认为这种分离是必然的。因为要从科学上把握自然，就须以自然完全独立于人的认识为前提，而古老的概念太过神人同形了。然而，除非思考不受感觉印象束缚，我们的概念一定无法清楚叙述自然的独立性，也无法经由分析与新的统合获得对自然的新观点。这种重建乃起因于欲如实地观看探求真理之心与事物，以谋扩大生命的内蕴。如果思考不能从感觉独立，发挥作用，自然何以能排除偶然因素和个人观点所造成的必然歪曲呢？逻辑思考为了对宇宙有一贯的看法，乃将可直接知觉的事物加以变形。换言之，这见解已替被知觉的实有奠下观念世界的基础。人类伟大的智力意图在整体性中将自然概念化，并证明有一种现实与人类对自然的优越完全不同。由此可说强调自然的自然主义已被现代科学强有力地驳倒了，因为现代科学使自然变质为知识概念作用的产物。我们越认识现代科学的知识能力和内在结构，就越远离自然主义。

人对自然的优越亦由现代的科技加以证明，因为科学技术是在追求想像的预知、拟定计划、探知新可能性、正确的预测和大胆的冒险，以证明其正确性。单纯的自然焉能完成这类工作？

人类的社会行动也显示，人是有信心的存有物，不受已知条件全面限制，能知觉并判断所处的状况，并用自己的力量从本质上改变这种状况。我们重视物质，但所以承认其价值，并非源于它的感觉特性，而是因为物质有助于提高生活，完全支配世界。我们并不希求感觉性喜悦的扩大，任何一个人，甚或所有的人都希望能充分发挥自己本有的能力，甚至谈到社会观念，也视之为超越个人利己主义的共同利害关系。而且，如果这观念不算是义务或特权，就不能成为现在所具有的强大力量。这观念所内含的伦理因素才使它赢得人心，吸引狂热的信仰者，克服怠惰心理。可是，单纯的自然领域就完全没有这种伦理因素存在的余地。只要有这种社会动态存在，自然主义就足以被驳倒了。

这样看来，自然主义决不能成为现代生活适切的表现方法。反之，现代生活脱离了它的起源，显示了自然主义无法认知的精神独立性。生命本身也与自然主义的解释相矛盾。环境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但单凭这件事实也不能说我们只是环境的一部分。自然主义犯了一项错误，那就是把人的精神在自然中所产生的变易归之于自然本身。这错误发生的原因乃是只注意结果，而无视于产生结果的力量。

事实显示，精神需要环境，并把它作为发挥作用的对象。在这范围内，精神依存于环境。可是，从这种关系来看，人生岂非经常遇到难以忍受的矛盾？改变环境，亦即解放知识的能源，知识的能源会加强生命意愿获得幸福与满足的要求。如果人